

中东地区“第三阵营”浮出水面

文 / 丁 隆 杨竞凯

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广泛的外溢效应正深刻重塑中东安全格局，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9月的以色列突袭卡塔尔与此次美以再袭伊朗给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剧烈冲击。国际媒体甚至将本次美以伊战争称为“第三次海湾战争”——长期享有安全红利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被战火殃及，多年来打造的“安全绿洲”形象正在崩塌。

近年来，美国对海湾盟友的安全承诺屡屡落空与海合会向心力下降，促使海湾阿拉伯国家加快探索盟友多元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2025年9月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标志着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沙特—巴基斯坦联盟”正式建立。该联盟实现中东与南亚地缘连接，以安全需求为导向加强务实合作，并吸引土耳其寻求加入。这表明中东正出现一种新动向，部分国家既不愿卷入地区阵营对抗，也不愿选边站队，而是在美以伊之外探索更具自主性的安全组合。

“第三阵营”何以浮现

海湾地区战火延烧之际，关于中东“第三阵营”的讨论升温。所谓“第三阵营”并不意味着

着中东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板块，而是原有的阵营划分已难以概括地区国家结盟取向。外界常用“亲美一反美”“亲以一反以”“亲伊朗一反伊朗”等标签，将中东划分为不同阵营。然而，在美以伊冲突升级、海湾阿拉伯国家被裹挟其中的背景下，二元对立的阵营划分已显得粗疏。对海合会成员国而言，如何在地区阵营对抗的血雨腥风中继续明哲保身，续写“安全神话”“发展奇迹”成为当务之急。痛定思痛，战略自主和盟友多元化正日益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抉择。

美国安全承诺落空是其与海湾盟友体系松动的主要原因。海湾阿拉伯国家由部落演变而来，有的国家最晚至20世纪70年代才建国。作为现代国家，它们却在许多方面先天不足，其中军力羸弱、无力自保是最大短板。这让它们在军事和安全领域只能依赖外部保护，成为“安全接受者”。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后，海湾阿拉伯国家便将伊朗视作最大外部安全威胁，却因实力不济，只得将安全“外包”给美国，例如与美国缔结安全同盟、在境内设立美军基地、斥巨资购买美国武器装备。但美以伊

战争再次表明，美国既难以有效约束以色列不断外溢的军事行动，也无法完全为盟友提供稳定可信的安全保障。

此次美以再袭伊朗后，伊朗向多个阿拉伯国家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严重损毁其油气生产和运输设施、重要港口和机场等战略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划破海湾天空的导弹和无人机，让“伊朗威胁”具象化，长期令海湾阿拉伯国家寝食难安的“伊朗威胁”反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面对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危机，海湾阿拉伯国家并未获得美国的安全保护，在它们的拦截弹告急之时，美国仍选择将有限库存调拨至以色列。这凸显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悖论：本欲借美军基地获得安全保护，却因境内设有美军基地，反而在美以伊战争中成为伊朗报复的目标。然而，面对安全威胁，海湾阿拉伯国家高度克制，避免被卷入冲突，这显示出它们不愿重回到伊朗对抗的老路。在它们看来，邻居无法选择，但盟友可以选择。

海合会内部分裂是“第三阵营”形成的重要原因。应对伊朗威胁是海合会成立的重要动因。然而，随着内外环境发生变化，

海合会国家在对伊关系、对以政策、也门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渐生罅隙，难以再维持统一的对外政策。在2017年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海合会爆发严重内讧，虽然五年后断交各方“破镜重圆”，但这场危机使海合会成员国再难回到团结和睦的从前。海合会国家虽仍保持表面和谐，但在安全认知和外交取向上已显著分化。在外交上，卡塔尔和阿曼长期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阿联酋与巴林在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建交，其他国家则持审慎态度。在安全上，各成员国向外求索，寻求美国安全保护的补充方案。例如沙特选择同巴基斯坦结盟，阿联酋则向以色列和印度走近。

“第三阵营”的浮现，体现了地区国家在旧有安全框架约束力下降的背景下正做出现实调整。面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脆弱性和来自伊朗的安全威胁，海合会国家愈发不愿被既有安全框架束缚在任何一端，试图在大国摇摆和地区动荡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和缓冲。因此，所谓“第三阵营”本质上是一个边界模糊、诉求各异的中间板块，其“成员”的共同特点是在变局中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以三国为核心支撑

从当前态势看，“第三阵营”的主要成员是海合会国家。虽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阿曼等

国对美以伊的态度并不一致，但它们都不愿再被动追随外部主导的安全议程。海合会内部裂痕的不断显化，也使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和安全选择表现出更明显的差异。其中，阿联酋的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近年来，阿联酋不断加强同印度等域外力量的战略协作。阿印不仅设定了2032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至2000亿美元的目标，还将合作延伸至国防、反恐、航天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

沙特也加快组建“第三阵营”的步伐。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沙特在与美国维持安全联系的同时，也加速推进“战略自主”，努力降低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同时，为实现“2030愿景”经济转型发



2026年3月1日，阿联酋迪拜传出数次巨大爆炸声，杰贝阿里港遭袭后冒出黑色浓烟。

供图/IC photo

展目标，沙特也需加强外部安全保障，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此，沙特采取对冲战略，从“单一依附”转向“多面下注”，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寻求外部支持。巴基斯坦虽是南亚国家，却日益成为中东安全的重要外缘支点。作为“伊斯兰世界唯一拥核国家”，巴基斯坦长期同沙特保持紧密的防务合作，这使其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布局中具有特殊意义。

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避险型自主”不同，土耳其更接近“杠杆型自主”。前者致力于保留安全缓冲，后者更注重通过地区变局扩大战略回旋。作为北约成员国和地区重要力量，土耳其一方面不愿放弃与西方体系的制度联系，另一方面希望在中东安全事务中保持重要影响力。随着美以伊博弈加剧，土耳其很难真正倒向任何一端，更可能借助外交斡旋、地区议题介入和安全议程运作来拓展回旋空间。2026年1月，多方信息显示土耳其正积极寻求加入沙特与巴基斯坦的联盟，其与沙巴的谈判已进入后期阶段。土耳其向沙巴联盟靠拢，意在强化自身在中东安全议程中的战略地位和谈判筹码，也从客观上拓展了这一安全组合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沙巴协定的集体防御条款，能增强土耳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战略自主性，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的背景下，为其提供一条有别于西方防

务体系的制度路径。

土耳其若正式加入，意味着沙巴联盟将变为跨中东与南亚地区的多边军事联盟。三国具有显著互补性，沙特拥有资本，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和较强常规军力，土耳其拥有较先进军事技术和军工体系，三方有望建立资金、核威慑和军事技术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同时，三国均为伊斯兰国家，因此该联盟被称为“伊斯兰北约”，具有一定的身份政治色彩。此外，该联盟还将增加中东和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联动，重塑两地区的力量平衡。

尽管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利益诉求和安全考量仍存在差异，“伊斯兰北约”的责任边界、威慑安排和实际效力也有待进一步明确，但其政治轮廓和基本架构已初步形成。一个有别于美以伊阵营对抗、以沙巴土三国为核心支撑的“第三阵营”正在成形。

仍属“软联盟”，但正加速演进

美以伊冲突持续升级推动“第三阵营”加速形成。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效应使以色列、伊朗及其相关力量之间的对抗更加清晰地成为中东安全格局的新主线。同时，沙特等国已明确将巴勒斯坦建国作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并中止此前在美国推动下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进程。由此可见，地

缘局势持续升级正推动地区国家原本较为模糊的战略自主趋于外显，也使“第三阵营”从一种趋势性判断转化为地区政治中的现实力量组合。

然而，这一新安全组合距离组织化和制度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海湾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对重大安全挑战的定义不同，在美以伊战争中的立场并不一致，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面临严峻安全威胁时，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度等国并未提供相应安全协助，它们仍高度依赖同美国的安全联盟，尚不具备抛弃美国、另起炉灶的现实条件。这说明“第三阵营”在现阶段仍属次级的“软联盟”，只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同美国军事联盟的补充，甚至是它们试图撬动美国安保承诺的杠杆。纵然如此，“第三阵营”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形态已较为清晰。然而，相比“第三阵营”能否迅速成形，更重要的是中东安全格局正发生更深层变化。以美以伊博弈为主线的安全逻辑，将逐渐被更多双边、多边和议题性安全组合取代。此外，美以伊博弈恐难真正分出胜负，地区局势可能重回军事对抗与外交博弈并存的混沌状态。这意味着地区不确定性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并将持续推动各国寻求更灵活的安全合作。■

（作者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